

掩卷沉思

余秋雨

掩卷沉思

余秋雨著



爾雅題字：王北岳 爾雅篆印：張慕漁

有版權·翻印必究 封面設計：曾堯生

掩卷沉思（爾雅叢書之
328）

作者：余秋雨

校對：喬城·蔡木生·彭碧君

發行人：柯青華

出版·發行：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郵政三〇一九〇號信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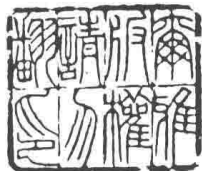
臺北市中正區一〇〇

廈門街一三三巷三十三之一號

電話：二二六五四〇三六 電傳：二二六五七〇四七

郵政劃撥：〇一〇四九二五〇一

網址：<http://www.books.com.tw>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臺北市師大路八十六巷十五號一樓

印刷者：崇寶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三重市三和路四段八十九巷四號

一九九九（民八八）年七月二十日初版·一九九九（民八八）年九月一日四印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六五號

定價 200 元（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ISBN 957-639-273-X

自序

前不久時報出版公司出版了我的《霜冷長河》，現在又由爾雅出版社出版一本《掩卷沉思》，這兩本書的敘述風格，很可能會引起熟悉我的讀者的驚訝。爲什麼我突然放下了古風蘊藉的題材，近距離地談論起了現實人生呢？

我的話題，包括遙遠的話題，都是周圍的世態人心給予的。很多年前，中國大陸經歷過長久的劫難，終於拍落渾身的泥灰血污重新打量世界的時候，整體心態是懊喪、激憤、焦急、茫然。這時有很多文化人站出來了，細細地向人們分析災禍的原因，解除思想的禁錮，介紹域外的近況，思考將來的走向，近似一次規模不小的啓蒙

運動。我由於受歐洲思想文化史的影響較深，知道一切高水平的啓蒙並不排斥古典，相反，常常通過重新發掘和闡釋古典，來讓廣大民衆體認被掩蓋或糟踐了的文明根脈。《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的寫作，雖然沒有這麼高的企圖，卻也想勸說身邊腳踩文化瓦礫的同胞，不必過於自卑和落寞，我們這個人種，曾經有過不少足以讓今人動容的文明構建，有過很多並不難聽的故事，有過大量發出金石之聲的衝撞。在我動筆之初，耳邊聽到最多的是新舊之爭，我當然是站在新一邊的，但又想告訴人們，就文化而言，更重要的是文明與蒙昧、野蠻的對峙。因此，我要以文明的名義講一點陳舊的故事。

講了幾年，聽的人不少，但我舉頭四顧，發現周圍已有了不小的變化。在我廣泛涉足的那些城鎮，生存競爭奇蹟般地取得可觀成果，中國人的生活水準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而與此同時，生存競爭的負面效應也快速地展現出來。那些走出了封閉和貧困的人群仍然心慌意亂，無法在精神上獲得安頓，競爭的殘酷性使他們時時佩帶著無形的劍戟和盔甲，不知何時能夠鬆下。這是一種不良的人生狀態，但他們找不到出路，甚至找不到交談這個問題的伙伴和時間。這不能不使人產生一種耽憂，如果社會

的發展並沒有創造出很多美好的人生，那麼這種發展的意義何在？這樣的耽憂，很有文化價值。

其實，很多人遇到的人生問題，我們自己也遇到了，我們並不比別人高明。既然大家都遇到了，大家都在苦惱，爲什麼不多談談呢？這就是這兩本書的來源。簡言之，是一次拋磚引玉式的人生交談。

時報出版公司的那本《霜冷長河》可分爲人生例證和人生難題兩個部分。例證選了身邊值得品味的幾種人生方式，包括我中學大學時代的老師；難題是我自己設定的，友情、名譽、謠言、嫉妒、善良、年齡、死亡等等。這本《掩卷沉思》更自由些，著重談人生的困境、人生的陷阱和人生的溝通。這些感受很多來自自身的經歷，例如談困境時我解析了這些年因出了一點小名後所受到的包圍，以及突破這些包圍的心理經驗；談人生的陷阱就不容易以自己爲例了，我特地關注了一下大陸的刑案紀錄，在那裡尋找人生沉淪的某些原因；談人生的溝通則借用了我與年輕人的一些談話與通信，表明多數溝通的渠道需要從年輕時候就開始挖掘，同時我還用自己的一些讀書筆記，把「溝通」這一概念從文化的意義上拓寬。

交談只是交談，誰也不能說找到了通用的答案。人生之難也許就在於永遠也找不到這種通用答案，但千年滄桑，紛紜世事，畢竟也啓發我們去注意一些不應漠視的規範和原則。這種似有似無的狀態便是交談得以延續的契機。其實，人生的問題，能交談就好，急於尋找答案反而容易被欺，或自欺。

看來，人們是願意參與這種交談的，這兩本書的合訂本前些日子先在大陸出版，書印得比我想像得多，卻仍然銷了出去。

有些好心的讀者爲我耽心，說這種有關現實人生的交談在文體文筆上不及《文化苦旅》那樣典雅，會不會造成一種失落。我想，一個人不應該重複自己，不管是寫作內容還是寫作樣式都不宜墮入慣性。今天急切要說的話，只能尋找與這些話相適應的語氣語調，而不必去追摹昨天的發音方法。至於明天，則又會與今天不同。

台灣讀者的生活環境與大陸有很多差別，因此有關人生的體驗也會有同有異。哪些是同？哪些是異？我目前還很難判斷。但我想，發現相同固然可喜，發現相異也未必無趣，這是兩個角度的溝通。

我會努力徵詢台灣和其他海外讀者的意見，以求把人生的問題思考得更完整、更

深入一些。

謝謝讀者朋友。

余秋雨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三日於南京旅舍

掩卷沉思

余秋田

① 自序

第一輯

三 酣睡寒風中

七 我做了模特

一一 沒那麼重要

一七 書海字潮

二五 爲自己減刑

第二輯

三一 綁匪的紙條

三七	智能的夢魘
四一	文化敏感帶
五一	偽貴族作態
五五	這樣的男人
六五	大橋的寓言
六九	遺憾的真實
七五	氫彈的部件
八一	亂世流浪女
八九	褪色的疑問
九五	膨脹的雪球
一〇三	心中的惡狼

第三輯

一一五 答學生問

一二一	燈下回信（一～十七）
一八一	掩卷沉思
一八一	小引
一八三	藤葛飄飄
一八七	收藏昨天
一九一	遊戲還是戰鬥
一九四	現代闡釋
一九八	傾聽祖先
二〇〇	從對抗到對話
二〇四	無執的人
二〇八	絕境回來
二〇九	更謙虛一點
二一一	人類兩大動作
二一三	中國人

二一六	明天的功課
二一七	文化陌生人
二二〇	世紀之辯

第一輯

酣睡寒風中

文革中有一件小小的趣事，老在我的記憶裡晃動。

那時學校由造反派執掌，實行軍事化管理，每天清晨全體師生必須出操。其實當時學校早已停課，出完操後什麼事也沒有了，大家都作鳥獸散，因此，出操是造反派體驗掌權威儀的唯一機會。

老師們都是驚弓之鳥，不能不去；像我們這批曾經對抗過造反派、現在已成甕中鱉而家裡又有很多麻煩事的學生也不能不去；只有幾個自稱「逍遙派」的同學堅持不出操，任憑高音喇叭千呼萬喚依然蒙頭睡覺。這很損造反派的臉面，於是在一次會上

決定，明天早晨，把這幾個人連床抬到操場上示衆。

第二天果然照此辦理，嚴冬清晨的操場上，呼呼拉拉的人群吃力地抬著幾張聳著被窩的床出來了。造反派們一陣喧笑，出操的師生們也忍俊不禁。然而接下來的事情就麻煩了，難道強迫這些「逍遙派」當衆鑽出被窩穿衣起床？如果這樣做他們也太排場了，簡直像老爺一樣。於是造反派頭頭下令，「就讓他們這樣躺著示衆！」但蒙頭大睡算什麼示衆呢？我們邊上操邊看著這些床，這邊是凜冽的寒風，那邊是溫暖的被窩，真讓人羨慕死了。造反派頭頭似乎也覺得情景不對，只得再下一個命令：「示衆結束，抬回去！」那些溫暖的被窩又樂顛顛地被抬回去了。後來據抬的同學抱怨，這些被抬進抬出的人中，至少有兩個從頭至尾沒有醒過。

由這件事，我想起很多道理。

示衆，只是發難者單方面的想法。如果被示衆者沒有這種感覺，那很可能是一個享受。世間的懲罰可分直接傷害和名譽羞辱兩種，對前者無可奈何，而對後者，那實在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一個人要實現對另一個的名譽羞辱，需要依賴許多複雜條件，當這些條件未能全然控制，就很難真正達到目的。

這就是爲什麼許多常受圍攻的人名譽未倒，而那些批判專家勞苦半輩子都未能爲自己爭來任何好名譽的原因了。

讓他們站在寒風中慷慨激昂吧，我們自有溫暖的被窩，樂得酣睡。

抬來抬去，抬進抬出，辛苦你們了。